

副本

镇压反革命分子專刊



目 錄

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人民日報」社論）

（一）

从舞台的照妖鏡中照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原形

編者（五）

無孔不入（獨幕話劇）

邪野（七）

經理与騙子（獨幕話劇）

刘 禹（八）

柳湖風波（獨幕歌劇）

黃 相（三）

中秋之夜（獨幕話劇）

賈承基（四）

擦亮眼睛（評劇）

張弓弩（六）

後方的前綫（四幕話劇）

白 刃（九六）

編後記

編者（一五）

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漫畫）

奇 明（封面）



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真實面目和罪惡活動的揭露，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同時也提高了廣大人民對於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活動的警惕。人民羣衆紛紛要求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是完全正確的。

胡風和胡風集團分子的主要特點，是他們採取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兩面派的手法，把自己巧妙地偽裝成馬克思主義者，革命者和共產黨的擁護者，偽裝成人民的朋友，尤其是青年人的朋友，藉以迷惑黨和人民，蒙蔽黨和人民的眼睛。他們二十多年來處心積慮鑽入革命隊伍以至共產黨內，從內部來破壞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破壞共產黨，爲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匪幫効勞。

偽裝進步和革命，鑽入革命陣營和共產黨內來破壞革命的不祇有胡風集團，而且還有帝國主義特務機關所派遣來的特務；還有國民黨「內調局」、「保密局」、「大陸工作處」的各式各類的特務，也有一般的反動軍官、反動黨團骨幹、反動道首和他們所組織的反動組織。這樣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無論在財政經濟界、政治法律界、文化教育界和各黨派、各團體中都有。這些分子不一定能像胡風分子們那樣背誦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不一定會做詩會寫文章，但他們也是在表面上「順着」革命，稱讚革命，阿諛革命，甚至在鑽入了革命組織以後裝得勤勞刻苦，以圖騙取信任，却是同胡風分子相似的。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真正目的，都在找我們的弱點，鑽空子，偷竊我們黨和國家的機密，向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供給有關我們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情報；或

者散佈謠言，煽動羣衆，製造糾紛；或者直接進行縱火、爆破、暗殺，暴動之類的破壞活動。

應當指出，從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採取兩面派手段來對我們進行隱蔽的鬥爭，已經成爲反革命分子進行活動的主要策略。他們所以採取這種策略，是因為他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人民羣衆中具有無限的威信。人民民主專政是十分鞏固的，誰要公開地正面地起來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權，誰就會遭到廣大羣衆的沉重打擊。因此，他們就採取隱蔽的鬥爭方式，把自己那副反人民的猙獰可惡的真面目遮蓋起來，暗中進行破壞活動。這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

一九五一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把一個很大的部分的公開和暴露的反革命分子肅清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但是，這種公開的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也還有一個不小的部分沒有肅清。至於大批的採取兩面派手法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則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實行堅決的揭露和處理。相反的，他們却用各種偽裝欺騙了我們，鑽進我們的校、合作社在接收人員的時候，缺乏嚴格的審查；也因為我們是勝利者，各種各樣的人都向我們靠攏，其中不免混進一些反革命分子，而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作徹底的清理；還因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採取了兩面派的欺騙手段，我們要想辨別和清理他們，就必須依靠領導機關的正確指導和廣大羣衆的高度覺悟相結合才能辦到，而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點的。我們的很多人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不高，許多人簡直喪失了警惕性。有的人認爲「政權在我們手裏，有幾個反革命分子也不要緊」，「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幾條小魚翻不起大浪，不必小題大作」；有的人認爲「業務太忙，搞好業務就是政治」；還有的人認爲「反革命分子在別處有，在我這個部門是沒有的」。這些人忘記了，如果讓反革命分子的陰謀得到成功，那就是反革命的復辟，那就是中國倒退幾十年，那就是千百萬革命者人頭落地。對反革命的寬容，就是養起老虎來吃掉自己。正是因爲不少人有這些極端危險的右傾思想，才使得我們不少部門在黨內鬥爭，思想鬥爭，幹部工作和人事工作方面採取了「寧右勿左」的作法。這就使得我們隊伍中許多人喪失了政治警惕性，不能辨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很多人長期和老虎睡在一起還不知道，或者明明發現了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也不敢進行堅決的鬥爭。這是目前革命隊伍中的主要危險和主要偏向。

在这种輕敵麻痹的右傾思想支配之下，現在有許多同志听到反革命謠言不過問，發現了事故不追查，在押罪犯和被管制分子跑了不追究，羣衆來報告反革命活動不理睬，甚至發生了重大案件也不積極偵察破案。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看到有機可乘，就加緊了反革命的破壞活動。一九五四年經濟企業系統發生的大小事故中，已查清爲反革命破壞事故的有三百四十多起，沒有查清的比這個數目还要多得多。農村反革命分子縱火焚燒糧倉、森林和農業生產合作社財產，進行兇殺謀害的案件爲數也很多。這種驚心動魄的事實，難道還可以視若無睹麼？

敵人是一定要來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的，是一定要來企圖實行反革命的復辟，顛覆人民民主政權的。可是，只要我們廣大的幹部和羣衆警惕起來，隨時隨地注意起來，這些暗藏的敵人都是可以被發現和清除的。我們完全相信，反革命分子雖然數量不少，雖然非常狡猾，但是他們究竟是絕對的少數。我們現在的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廠礦、學校、部隊、合作社中，所有人員，包括起義人員，留用人員在內，絕大多數的人，即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是好人。他們之中，有一些人是有錯誤和缺點的，但他們還是屬於好人一類。只要這百分之九十幾的好人眼睛擦亮了，只要他們懂得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手段和危害性，只要他們同公安部門，同幹部工作，人事工作部門密切結合起來，向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就一定可以肅清一切公開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被揭露，就是一個證明。

當前的迫切任務就是要通過胡風事件，在所有我們的機關、團體、企業、部隊、學校和合作社以至城鄉的廣大人民羣衆中進行廣泛深入的教育。這是肅清暗藏敵人的鬥爭順利開展的根本關鍵之一。各單位的負責同志要親自動手作報告，組織閱讀文件和討論。討論要密切聯繫實際，聯系到暗藏的敵人可以怎樣在自己這條戰線上，在自己這個部門中和在自己這個地區內進行破壞活動，以至鑽進「肝臟裏」來。應當使每一個人了解：暗藏的敵人不但會披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來散佈反動思想，會裝作勤勞刻苦的樣子來騙取信任，以便背後搞鬼；而且還會假造歷史，假造黨的介紹信，假造文件和勳章，鑽進我們隊伍裏來。應當使每一個人了解：我們的麻痹大意，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等缺點錯誤，都可能受到敵人利用。在廣大城鄉羣衆中，則必須通過已經破獲的具有典型教育意義的反革命案件，進行深入的宣傳教育，使羣衆了解敵人的各種陰謀破壞手段，懂得怎

機識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積極起來揭發並協助公安機關捕捉這些反革命分子，保護自己的革命果實和社會主義前途。這種教育工作做得越廣泛，越深入，羣衆的眼睛擦得越亮，越能克服麻痹大意，就越容易揭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越有保證實現提高警惕，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方針。

肅清反革命分子，是全黨和全國人民必須人人加以密切關心的工作。全國人民都必須深刻地接受胡風事件和其他反革命破壞事件的教訓。各個機關、團體、企業、部隊、學校和合作社都必須把接受人員時的審查制度嚴格起來和健全起來，黨組織尤其要把接受新黨員的制度嚴格起來和健全起來，防止任何反革命分子混入；同時必須採取領導和羣衆相結合的辦法，對那些來歷不明或形跡可疑的人進行徹底的清理。要嚴格地把好人和壞人分別清楚。不能把好人的某些一般性質的可以改正的缺點和錯誤，同反革命分子的陰謀破壞混淆起來。但是對於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却不能絲毫放鬆，不能讓他們用假檢討、假反省、避重就輕等兩面派手段敷衍和蒙混過去。在廢礦企業中，必須加強保衛工作，對於各種事故必須下決心徹底地查清底細，使反革命分子不能在自然事故和責任事故的掩蓋下進行破壞。在城市和農村中，對於縱火、暗殺、爆破以及各種破壞統購統銷和互助合作的事件，必須大力組織偵察，同時發動廣大羣衆協同破案。公安機關和羣衆性的治安委員會，都應該積極加強對敵鬥爭，有組織有計劃地清查所轄區內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總之，全國人民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努力，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讓一個漏網！

从舞台的照妖鏡中照出

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原形

編者

我們偉大祖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階級鬥爭不是減弱而是更加激烈了。國內外的敵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妄圖拉住歷史的車輪，拚命進行瘋狂的掙扎。

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前進的道路上，必須以高度的警惕和極大的努力，隨時克服階級敵人的反抗，鎮壓並掃除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能保住已得的成果，我們就不能前進。

從已經揭發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可以看到，潛伏在人民內部的反革命分子是十分狡猾、十分陰毒的。他們的主要特點，是運用兩面派的策略，偽裝革命，偽裝進步，用各種辦法鑽進我們的「肝臟裏」來，和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裏應外合，妄圖從內部攻破革命的堡壘！

暗藏的反革命組織當然不祇是胡風集團；運用兩面派策略和「挖心戰術」來處心積慮地破壞我們的，除了胡風集團分子以外，還有更多的其他反革命分子。他們潛伏在我們的各級國家機關、各革命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工礦和農村，在我們的工業建設、國防建設、文化建設、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過程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都會千方百計地從事破壞，幹出了許多駭人聽聞的罪行。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當前最危險的敵人，是社會主義的死敵。全國人民從胡風集團事件中汲取了教訓，提高了警惕，要求進一步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這是完全必要的。

大張旗鼓的鬥爭要求配合上大張旗鼓的宣傳。我們戲劇界應當獻出自己的力量。

戲劇界必須和各界人民一起，對自己隊伍裏潛藏的反革命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除此而外，還應當盡最大努力，把當前這一火熱鬥爭在舞台上反映出來。

如果以寫在文學藝術領域，目前只要反映人民內部的思想鬥爭就可以了，反映對敵鬥爭「已退居次要地位」了，這當然是極端錯誤、極端危險的想法；這種想法和做法是有利於敵人的。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對民族敵人、階級敵人的鬥爭仍然經常處於首要的地位。描寫人民內部的思想鬥爭也決不能離開階級鬥爭的觀點。——這是被生活本身的邏輯所決定的。

反革命的头子胡風懂得這個道理。他站在反革命立場，花言巧語地極力貶低題材的重要意義，反對描寫羣衆的火熱鬥爭，就是希望文學和舞台的照妖鏡不要照到了他們反革命的原形。對反革命有利的事，就是对革命不利的事。我們應該認清反革命分子的陰謀，堅決按照革命的方向來努力。

戲劇藝術家們應當從胡風集團事件汲取教訓，懂得我們的敵人是極陰險、極狠毒的；爲了增強典型的政治教育的作用，我們不可以把敵人描寫得簡單化了。要知道，既然是暗藏的敵人，他們就是不容易被看出，不容易被擊破的。對敵人形象的簡單化、圖式化描寫，會減低作品的思想教育意義。

另一方面，在揭露敵人的全部陰險、他們靈魂的卑污腐朽的同時，還應當着重刻畫羣衆中對敵鬥爭的英雄人物。——這也是被生活本身的邏輯所決定的。因爲，儘管敵人是十分狡猾、十分陰險的，但羣衆的力量是強大的，依靠領導和羣衆的覺悟相結合，我們是能够識破並戰勝一切暗藏的敵人的。完善地描寫對敵鬥爭的英雄人物，無疑地對羣衆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應當從各方面描寫當前的這一火熱鬥爭，運用各種戲劇體裁和手法，較快地送到羣衆面前去。

爲了及時供應各地劇團，包括羣衆業餘劇團的上演劇目，以便從舞台上配合和幫助當前的鬥爭，我們特爲編印出這個「鎮壓反革命分子專刊」。我們將在「月刊」上繼續發表這類的劇本。

希望各地作家、劇團大力地協助我們！希望各地劇團把演出後的羣衆反映告訴我們！

一九五五、七、五。

無孔不入

邢野

人物：

高文翰——建築工程師，五十來歲。

李淑芸——高文翰的妻，三十六歲。

朱克——記者，三十八歲。

張傑——科長，三十歲。

偵察員甲、乙。

某大城市。初夏的一天下午。

建築公司內，工程師高文翰的辦公室。房間寬敞，陳設雅緻。台右前一門通另外一間辦公室，台後偏左一門通室外走廊。

開幕時，室內無人。片刻，高文翰從外面緩慢地走進來。他，穿着一身半舊的老式西服。短短的头髮已經花白，臉上顯着安詳而和善。身體雖然有些發

胖，但舉止仍不失學者的風度。他進門來，把手杖和皮包輕輕地放下，然後，習慣地脫下外衣，掛在衣架

上。

高文翰：（疲倦地）唉，这一天，真是够噲啊！

〔他坐下來喝茶，然後慢慢條斯理地整理着桌上的文件和書籍。片刻，李淑芸悄悄推門進來，輕輕地走到他的面前。她長得苗條，穿着一件青綢長衫。帶着一付金絲眼鏡，臉上流露着少見的精明和伶俐。從她的裝束和皮膚看來，也不過是三十來歲。〕

高文翰：（抬頭）啊，是你呀。

李淑芸：（遞給一張車票）這是公司裏給你買的車票，明天早晨八點鐘的快車。

高文翰：好，你先放在那兒吧。

李淑芸：（親切地）文翰，今天一天，又是談話，又是開

會，還參加學習，够你累的了！

高文翰：是啊。習慣了。近來，真是把我的生活秩序給搞亂了。這也好，對我這個當工程師的，也是個鍛鍊吧，啊？（微笑）

李淑芸：我來幫你整理。

高文翰：不用了，你也該歇歇了。（喃喃地）什麼事情要按部就班，有條有理才好。淑芸，下了班，咱們一起回家；吃了飯，帶着孩子們，到公園去走走，好嗎？

李淑芸：嗯。你也該安靜安靜了。

高文翰：是啊。你把那張機密藍圖給我拿來吧。我回家再看，明天就帶走它。

李淑芸：好。你把取圖証給我，我去拿。

高文翰：噢，在這兒，在這兒。（從褲子口袋裏取出一張取藍圖的卡片來）你看，我取圖，總是忘記拿這個証明，這個習慣到如今還沒養成，嗯？

李淑芸：真是，一個人的習慣是不大好改。

〔她接過卡片來，从台右門下。桌上電話鈴响。〕

高文翰：（接電話）啊，是我。你是朱克同志嗎？……是

啊，明天要到北京去開會。……對，對，……什麼？

你要來嗎？這個，這個，……好，你笑在要來，就來吧。

〔剛剛放下耳机，電話鈴又响了。〕

高文翰：（接電話）是，是。噢，你是張傑同志。……我

一聽你的嗓音就听出來了。……是啊，明天就走。……什麼？你也要到我這來？……好，別人不行了，你可以來。哈哈……（放下耳机）噢，這些老幹部，這個健談勁兒我真是佩服。

〔李淑芸急上。她非常驚慌，但竭力保持着鎮靜。〕

李淑芸：（小聲地）文翰！

高文翰：什麼事？

李淑芸：出了事情了！

高文翰：什麼事，慢慢說，慢慢說。

李淑芸：你又繪了一張藍圖嗎？

高文翰：沒有啊！裏面就是那張原來的藍圖啊！

李淑芸：我說，你要帶走它，我特意地看了看。一看，圖

紙有些不对，再一看，好像不是原來那張了！

高文翰：（驚訝地）什麼！不會吧！（忙接過來，左看看，看了半天）這就是原來那張啊！（再仔細看）

啊，這，這，這是怎麼回事？這不是那張了！

李淑芸：怎麼？

高文翰：不對了！把伸縮縫改了位置了！這是假藍圖！你

快說，有人借看過沒有？

李淑芸：沒有啊！這些天，就是你拿過兩次。

高文翰：是啊，我拿過兩次，都是因為來了客人，略略看了看就交回去了！再說，每次拿它來，都沒離開過這

張桌子；來了人我就鎖在這個抽屜裏了；並且看了，就立刻交給你了！不會有差錯呀！

李淑芸：我這兒不會出事。無論誰來借圖，都得有証明。

再說，有証明的，全公司只有正副經理跟你。

高文翰：是啊！你讓我靜一靜，靜一靜。（思索）這是誰做的事呢？這又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李淑芸：這很明白，有人想破壞這個建築！

高文翰：靜一靜，先不要下這個斷語。

李淑芸：我也懂得，這個伸縮縫一改，工廠蓋起來，不立刻塌了，也會大減壽命。這是有人想陷害咱們哪！

高文翰：淑芸，我明白這個，你先別嚷，你先別嚷，讓我靜一靜。這個廠房的藍圖，經過蘇聯專家的幫助，這麼長時間才完成的。我這次開會回來，就要施工了。

這一丟掉，至少延長了施工的時候，這對國家要造成多大的損失啊！

李淑芸：看起來，領導上一再地說，要提高警惕……

高文翰：淑芸，你先別說了好不好？我心裏亂了！

李淑芸：好，我不說了。……文翰，你太相信自己，也太相信別人了！

高文翰：（着急地）你比我仔細，比我想的周到，這都不假，可是，難道我能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你，不相信

正副經理嗎？

李淑芸：（安慰地）文翰，你別生氣，我不說了。（略停）不是我這個人厲害，我也不是不讓你相信自己

人。事到如今，得往四外想想，想想周圍可疑的人，得趕快想辦法呀！要不然這对你，对我……

高文翰：是啊，誰可疑呢？又該想個什麼辦法呢？我真是沒有遇到過這種事情啊！（又查看着藍圖）

〔張傑推門進來。他是中等身材，身體長得精悍而勻稱。神情充沛，動作利落。兩隻眼睛，顯示着一種特有的機智。他在門口，用打火機點着一支香煙。

張傑：（喃喃地）在這兒，正好！

高文翰：（竭力保持平靜地）張科長，這邊坐吧，站在那裏幹什麼呢？

張傑：（開玩笑地）我說，要在这兒，用個照像機一照，正好把那張藍圖照上。（爽朗地笑）

高文翰：你總是好開玩笑。哪有那么樣的照像機呢，離着那麼遠就照上了？又不對光，又不合角度。

〔他說着隨手把藍圖合上，然後習慣地從衣架上上的上衣口袋裏掏出一把鑰匙，開開桌子抽屜，把藍圖鎖在裏面，最後，又把鑰匙放回衣架上的衣袋裏去。

張傑留心觀察着他的動作。

李淑芸：請坐吧，張同志。

張傑：（直爽地）別客氣，咱們用不着客氣了。（把皮

包放下。自己倒水喝。）

高文翰：你自己來吧。我對你也不客氣了。唉！

張傑：怎麼了，高先生！看樣子，今天有點不大舒服吧？

李淑芸：是麼，他今天不大自在。

張傑：剛才打電話的時候，不是還滿好的嗎？

高文翰：（故作平靜）沒什麼，沒什麼。忙了一天，只是

有些疲倦。看起來，人上了幾歲年紀，是不行了！

李淑芸：（掩飾地）張同志，他今天恐怕不能跟你聊天

了。（暗示高）文翰，你要累得慌，就到我那屋歇會

去吧，我來陪着張同志談話吧。我老早就想跟張同志

好好談談，總是不待時間。

高文翰：（振作地）淑芸，不，我想跟老張談談。今天我

得跟他好好談談。

李淑芸：那好，你談也好。

張傑：你看，像高先生這個不大愛說話的人，這一兩

年，叫我聊的也愛說話了！（揚聲大笑）

李淑芸：文翰常說，過去對你們老幹部，總是感覺不大好

接近。自從跟你混熟了，原來比什麼人都好說話。

張傑：對嘍！我也是這個樣子。開頭，覺著跟知識分子

打交道，老是合不來，其實啊，還不是跟平常人一個

樣？（笑）

高文翰：你們真好啊，成天這麼樂張，心裏就沒有難事。

好，難是好！我真是比不了你們。

張傑：誰說我沒難事哪？高先生，說實在的，我的難事

比你不少啊！（笑）

高文翰：是。老張，今天，我想跟你談個特別的事。

張傑：什麼事？說說吧。

高文翰：哎，哎，這個事情是這樣，啊，……你先等等，

先讓我想想。

張傑：你不說，可該我說了。今天，我倒有個新鮮事告

訴你。

高文翰：什麼新鮮事？

張傑：我聽見「美國之音」上，把你的履歷廣播出來

了。

李淑芸：（驚訝地）啊？

高文翰：這，這又是怎麼回事？

張傑：還廣播了你对祖國的感想。

高文翰：感想？什麼感想？

張傑：什麼偉大祖國建設了，遠景了，還有這個建築公

司的規模了……在感想後邊，還提到你在建築公司的

苦悶。

高文翰：苦悶？我有什麼苦悶？

李淑芸：廣播上是怎麼說的？

張傑：開會多了，學習多了，談話多了，工作不遵守作

息時間了，那麼一大套。

高文翰：這就奇怪了！我只談過對工作的意見，沒有說過什麼苦悶哪！我的履歷，我跟組織上談過，跟幾個老同志談過，這又是怎麼傳到美國去的呢？真是奇怪！

張傑：奇怪的事情恐怕还有不少吧！高先生，不要以為是太平盛世了，什麼事情也沒有了！人民掌握了政權，蔣匪幫是不會甘心的。

高文翰：是啊，是啊。老張，這件事，你的看法……

張傑：你是說對你的看法呀？我還懂得從政治上看人，高先生，你放心，人們是相信你的。

高文翰：（興奮地）老張，你既是這麼說，我倒有件事對你說了！

張傑：什麼事？今天你說話怎麼……

李淑芸：張同志，剛才……

高文翰：淑芸，你還是讓我跟張同志好好談談，慢慢談談吧。

李淑芸：好吧。你談吧。

（高文翰很快又從衣袋裏取出鑰匙，開開抽屜，取出藍圖。

高文翰：（打開藍圖，激動地）老張，剛才發生了這麼一件事。……

〔有敲門聲。

高文翰：大概朱克同志來了，咱們到裏屋去談吧！

張傑：不，你們先談吧！我還有點事，一會你到我家去吧。好吧？

高文翰：好好。（向外）請進來。

〔朱克推門進。進門用打火机抽了一支烟。他是個細高條兒，穿着一身淺灰制服。細長臉，未曾說話先好笑，露着雪白的牙齒。

高文翰：啊，朱克同志，我正在等你。（說着又把藍圖合上鎖在抽屜裏，把鑰匙放回衣袋裏）

朱克：剛下班啊，我以為您走了呢！（向張傑）這位……

李淑芸：讓我來介紹，（指朱克）這位，是朱克同志，過去，是高先生的學生，現在在北京工業局工人日報工作。

朱克：要筆桿子的。哈哈……

李淑芸：（指張傑）這位……

張傑：也讓我自我介紹吧！我是張傑，也是要筆桿子的，是貿易公司的會計科長。

朱克：噢，幹貿易的。我在这兒坐會，你們先談吧！

張傑：不，已經下班了，我愛人還在家等着我。我們沒事，閒聊。你們談吧。高先生，一會到我家去喝茶。

吧？

高文翰：好，好，我一定去。

李淑芸：我跟你說個另外的事，好吧？

張傑：好。

〔張傑下。李淑芸隨着下。〕

高文翰：朱克同志，今天我身体不大好，恐怕不能多說了。

朱克：老師，您別客氣。我知道你好安靜。今天我也不是來採訪，我是來跟您辭行的。

高文翰：怎麼？你要回北京嗎？

朱克：對了，今天晚車就走。（說話很快，滔滔不絕地）

真是，咱們一分別就是十來年，這回見了面，才不多日子，又要分別了。這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能見面。

人生就是這樣，爲了事業麼，也就得這樣。……哎，

老師，我看您今天情緒不大好，是不是？啊？

高文翰：沒什麼，沒什麼。

朱克：咱們過去是師生，現在是同志，真可以說是無話不談了。我問您，「美國之音」廣播的事，您知道了嗎？

高文翰：（一怔）啊！你也說說了，

朱克：當新聞記者的，消息總比您靈通點。

高文翰：朱克，你也是個老幹部了，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

朱克：這真是太稀奇了，太大胆了，太狂妄了！這是誰

對敵人說的？這個事件，一定要大張旗鼓的追究一下！

高文翰：你先不要這麼氣憤。你也知道我的環境，你說這

是誰做的事呢？

朱克：這個事，不能不讓人氣憤！老師，這件事很難說。

不過，我過去遇見過這樣一件事：一個老同志是個很

好的幹部，可是他愛人却是個敵人。有一天，她愛人

把他的事情，全都報告給美國了，他還感覺不出來，結

果他也不知道。你說這件事，奇怪不奇怪？

高文翰：真有這樣的事？

朱克：當然有了。所以說，這樣的事，越是親近的人，

越是可疑！

高文翰：你是說……

朱克：當然，我不是說李淑芸同志當保管，會有什麼問

題，我不過是打個比方。這個年頭，什麼事都應該提

高警惕，什麼人都值得懷疑。

高文翰：別看我政治上不強，我看這話有些不對。自己的

妻子，還是應該信得住的。

朱克：這話您說得對，可是也很難說。咱先別說這個，

您說，敵人爲什麼要廣播您的履歷呢？我看這事邊一

定有來歷。您最近沒發生別的什麼事情嗎？我想一定

有。比方說，那個藍圖……

高文翰：藍圖。

朱克：您看，我的判斷力怎麼樣？出了問題了吧？老師，您不必瞞着我。您要相信我的判斷力，是會錯的！

高文翰：是啊，我正爲這個事發愁了。你是我的學生，又是個老同志，我對你……

朱克：沒說的，您對我說了，我幫助您解決。

高文翰：不知道是誰，把藍圖偷走，換來了一張假的！我不明白這是什麼用意。

朱克：這很容易判斷，這是敌人想叫您把這張假藍圖交上去。這件事情可不簡單，可了不得，可是件大事！

要有一念之差，辦不好，對您這個工程師可大有關係！我不知道，您打算怎麼處置？

高文翰：是啊，怎麼辦呢？我現在才明白，這是敌人對我的陷害！我高文翰，對國家可以說是忠心無二的！

朱克：那是當然。您打算怎麼辦呢？

高文翰：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我只有把這件事，向組織全盤托出，實事求是，听候組織處理。此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朱克：老師，咱們是無話不說了，我過去也發生過這類的事情。

高文翰：噢？你也發生過，什麼事情？

朱克：那是四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候，我是報社的社長。也是，「美國之音」也廣播了我的履歷。

高文翰：噢，後來怎麼樣了？

朱克：後來呀，我又丟掉了一個重要的文件。

高文翰：你怎麼辦了？

朱克：我就大胆地向上級說了。

高文翰：說了以後怎麼樣了？

朱克：結果還不錯，把我這個社長撤職了。

高文翰：（出乎意料地）撤職了？

朱克：對了，調我當了新聞記者。

高文翰：這不叫不信任嗎？

朱克：其實對我來說，沒有關係。別說當記者，叫我當個清道夫，我也沒意見。

高文翰：啊！原來是這樣！（思索片刻）朱克同志，你幫助我研究研究，依你看，我這件事，該怎麼好呢？

朱克：依我說呀，跟我一樣，馬上向上級去報告！

高文翰：不，不，不能這麼性急，還應該慎重考慮。

朱克：考慮什麼？不要怕降職！當然，您跟我不一樣，我是個光身漢，您是一大家子人家。

高文翰：是啊！是啊！

〔李淑芸上。〕

李淑芸：朱克同志，辦公室裏有你的電話。

朱克：好，我去接。（下）

李淑芸：文翰，你考慮好了嗎？

高文翰：考慮好了。

李淑芸：咱們找經理先談談去罷！

高文翰：不，不能找經理。

李淑芸：怎麼？

高文翰：我想等一等再說。

李淑芸：文翰，你是怎麼的了？尋常你看得很清楚，怎麼

一遇見事，就糊塗了呢？你別听了什麼閒話了吧？

高文翰：我听什麼閒話？我看你今天也是太……

李淑芸：我看他……

高文翰：你說誰？是朱克嗎？你不要胡猜疑！人家說話是

爲了幫助咱。

李淑芸：幫助咱？我看他……

高文翰：你別說了好不好？唉呀！他說你可疑，你說他不

可靠，這，這是怎麼回事啊！我可真沒遇見過這種事

情！

李淑芸：他說我可疑？……

高文翰：淑芸！你別嚷！小聲點兒說話好不好？我心裏亂

極了！

李淑芸：好，我不說了。（略停）文翰，你安靜一會吧，

要不，咱們回家，到家再計較吧。你不是常說：「這是

三十年的心血，總算對國家一點貢獻」嗎？咱可不能
忘了這句話呀！

高文翰：淑芸，我忘不了，我忘不了！

李淑芸：這樣大的化學工廠，要是建成了，對社會主義建

設該有多麼大的好處！要是叫特務破壞了，……

高文翰：是啊，是啊！淑芸，我，我是怕組織上不信任咱

哪！

李淑芸：組織上是信任你的！共產黨是信任咱的！

高文翰：（不語）……

李淑芸：對這點兒，你還有懷疑嗎？

高文翰：不，對這點我不懷疑。那，那，……既是這樣，

那，那，只有報告組織，再繪一張了！還能有什麼辦

法呢？咱們回家吧。

（朱克上。）

朱克：對了，再考慮考慮也好，再繪一張也好。

李淑芸：朱克同志，对不起，我們該回去了。今天多虧你

幫助高先生，以後再談吧。

朱克：談不到幫助。正好，汽車就來接我，我也該走了。

老師，我再說一句吧：一個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

名譽，地位。最要緊的是要得到上級的信任。您說對

不對？

高文翰：是啊，信任，信任哪！

朱克：最後，我再對您說句知心話：什麼事情不必太認真。假如把那張假藍圖交上去，別人也不會看出來；

再說，批准建築，責任也不在您；就是被人看出來，最大也不過是個疏忽大意。我是了解的，假如笑說了，一旦被上級不信任，您這一生的事業，可就完了。好，我該走了。

李淑芸：朱同志，你說的這是什麼話？我听不懂！

朱克：我這是跟我老師說句知心話，怎麼了？不正確嗎？不正確，就算我說怪話好不好？我是爲你們好！

李淑芸：爲我們好？

朱克：哈哈……我這是開玩笑！

李淑芸：玩笑有這麼開的嗎？你是想叫我們身敗名裂嗎？

（略停）噢，我想起來了。（欲下）

朱克：（攔住她）你先別走，怎麼？你以爲我是特務嗎？

高文翰：淑芸，你不要說了。朱克，你剛才說的確笑不應該，玩笑不能那麼開法。好，你走吧，你快給我回去吧！

李淑芸：你先不要走，那不是開玩笑！

朱克：（陰險地）怎麼？我是爲你們好！我是好心好意替你們出主意！這不是很明顯嗎？真藍圖在敵人那兒了，假藍圖的照片我估計敵人也會有！敵人要說你出賣了真藍圖，又繪了一張假藍圖，你怎麼辦呢？所以說，你就把這張假藍圖交上去，對你有好處，對你有

好處！老師，明白嗎？

高文翰：這，這，……

朱克：怎麼樣？同意我的意見了吧！你了解我的好心了吧！好，我走了。

李淑芸：你不要走！你先不能走！（上前拉住他）你……

朱克：啊？你但不聽我的勸告，還不讓我走。（略停，斷然地）好！（往口袋裏掏什麼）

李淑芸：（大喊）來人哪！有特務了！他要掏槍啊！

〔張傑和偵察員甲上。同時用槍逼住朱克。〕

張傑：別動！放下手來！（掏出逮捕証）現在逮捕你了！

〔偵察員上前摸了摸朱克的身上，沒搜出手槍。〕

朱克：噢，原來是你！

張傑：對了，我不是貿易公司的科長，是公安局的科長。

朱克：我是跟他們開玩笑，開玩笑！（掏出打火机來要抽煙）

張傑：別動！把打火机拿過來！（拿過打火机和香煙盒）

（嘲笑地）開玩笑？你在解放前去的台灣，你說是參加了革命，你以爲我們不知道；美帝國主義派你來，你也以爲我們不知道；你在台灣聽說高先生參加了工作，你藉着找老師就來了，你也以爲我們不知道，這真是天大的玩笑！